

三垣筆記

三垣筆記附識上

明興化李 清撰

崇禎

上爲信王時曾夢烏龍蟠殿柱又偶遊本宮花園園有二井相離甚遠上戲汲於井得金魚一尾再汲一井復得一尾活潑光曜左右皆知其異秘不敢言

熹宗初卽位上猶在冲齡忽問曰這個官兒我可做得否熹宗曰我做幾年時當與汝做人以其言爲讖

熹宗大漸逆璫魏忠賢方柄事懿安皇后召上入繼大統戒勿用宮中食上從周戚畹奎處作麥飯袖而食之上卽位數日大璫王體乾魏忠賢侍問及立枷事體乾

奏曰非大奸巨惡法所不能治者弗用上蹙然曰雖如此言亦太慘矣忠賢默然遂傳免

上初卽位以內臣崔文昇用泄藥致光廟晏駕欲殺之忽內宮羣譁囂不可止上問故曰崔官兒好人理不應殺上命免其死越數日徐訪內臣爲首數人皆杖殺之上聰明天縱初卽位時視諸臣每有不足之意一日召對諸臣無一語當聖意上曰此就是召對了麼

上每言欲法堯舜有以漢孝文相方者猶目爲中主一日輔臣語及唐太宗上曰太宗掃盪羣雄朕愧無其才若閭門無序家法蕩然朕羞稱之矣

上初卽位倪侍御文煥

萬厯己未江都人

以附崔呈秀

萬厯癸丑薊州

人削奪歸同鄉喬中書可聘往謁文煥神色沮喪若梅
前非者可聘曰他無論若楊左二公以忤璫罹禍君子
也公糾之何故文煥曰一時有一時之君子一時有一
時之小人我居言路時舉朝皆罵楊左諸人我自糾小
人耳如今看起元來是兩個君子

吳侍御姓初入臺班獨行無倚趙太宰南星欲以年例

處之不得已乃薦方侍御震孺

萬厯癸丑
壽州人

等以釋其疑

後魏崔專政又以三案有疏借例推削奪楊侍御維垣
攻魏崔時猶以故意疏薦及再入臺班始風節矯矯以
彈擊稱雄

予壬戌赴公車見張司馬鶴鳴

萬厯壬辰
潁川人

以及臺省部

郎皆與熊經略廷弼

萬厯戊戌江夏人

構羣推一愚率之王撫

化貞以抗廷弼而廷弼疏言廣寧必失河西必危乞留

臣言以券一疏尤爲先見及事敗與化貞同辟人以爲

冤至遼東傳一書爲丁輔紹軾

萬厯丁未貴池人

等進呈以殺

廷弼者予曾見此傳最俚淺不根而指爲廷弼撰授尤

誣赴市時挺立不跪下刃僅及頸半行刑者卽以刀逆

割之慘哉聞紹軾興行長安道上白日見廷弼回寓腦

裂死鶴鳴以陷廷弼卽罪生還後爲流賊索賄倒懸城

門身首碎裂亦天道也崇禎初韓輔燝

萬厯壬辰蒲州人

疏請

歸葬有不死於封疆而死於門戶等語公道始明

王撫化貞卽副憲志充

萬厯癸丑諸城人

皆諸城人又皆癸丑

進士一坐失陷封疆一坐行賄謀升同白棄市亦云怪矣

梁侍御夢環

萬曆癸丑順德人

首糾魏忠賢及巡按山海忠賢

欲以查核錢糧中之法夢環惶急知忠賢憾張戚晚國

紀

太康伯

以參疏獻媚內有丹山之穴藍田之種可疑二

語謂張后非國紀生將撼中宮也上嗣位依子罵父律

較是年秋決上勾其名以墨輕未見諸囚皆決夢環還

獄及復奏以原疏對名方見其勾倉皇取之獄抱上馬

至西市行刑

王冢宰允光

萬曆壬辰長垣人

當魏忠賢專權時請以票擬還

之政府可謂言人所難吳侍御銓以其爲司馬時不駁

魏良卿

忠賢姪

封爵糾之遂與聲氣大左及例轉科員與

吏科陳都諫良訓

萬曆癸丑進賢人

各有所主相持不下良訓

曰寧用晚生遂以大參補之

己巳除夜誤傳免朝上是夜宮中內宴宴畢竟升殿惟
溫輔體仁馮給諫元颺在或奏聖駕御殿例閉朝門諸
臣不得入上退坐命啟門復不至不得已還宮及諸臣
聞駕出咸倉皇入上復升殿儀部吏佩元旦表與儀郎
交臂相呼而不相識及拜賀禮行遂取別省賀元旦表
讀之中官命報名以辨至否時諸臣各競紙筆伏地呵
凍書之如犬踵蛇行出訊之則自官僚以至從役皆如
醉如癡不辨天曙莫知何故也

錢輔龍錫

萬厯丁未華亭人

萬厯丁未會試時夢衣蟒玉有刀

加頸爲人奪去後在政府以袁經畧崇煥誅毛帥文龍
謂龍錫知情下獄議死時上震怒人皆危之龍錫坦然
曰吾先夢在必不以刑死已果減等出

崇禎癸酉甲戌鳳陽出惡鳥數萬兔頭雞身鼠足人取
供饌甚肥美但犯其骨立死乙亥上元遂有流寇慘殺
之禍

叛賊孔有德圍萊州城守甚固劉督宇烈

萬厯丁未主

撫遣屈司李宜揚往說之賊誑宜揚往城下請謝撫軍

璉

萬厯丙辰監利人

出受撫總兵楊某堅止璉不聽率朱郡伯

萬年開城出賊故遙呼羅拜璉喜稍近之賊遣使請退

左右有密言相告及却兵衛而璉及萬年皆被執萬年
誑賊曰爾執我無益可以精騎從吾呼守城者出降賊
然之以精騎五百押至城下萬年大呼楊云我已被擒
無生理賊精騎盡在此可速發礮擊之吾與俱盡亦不
枉此死耳楊猶不忍萬年復頓足大呼遂遇害楊發礮
擊死過半賊勢大摧

乙酉夏初鎮江民婦產一子頸戴二首與母俱斃又下
游絲成團不知何兆

崇禎辛未四月揚州胡尙綱染疾不瘳婦程氏私刳股
二片啖之嘔出不救婦不食二日然有身四月或解之
曰若得男可延而夫嗣徒死無爲也婦曰吾亦知之但

生女又未免苟活數月恐無以對吾夫耳因復食至七月果生男踰年子以痘殤卽理前盟致謝翁姑曰未亡人且死不能常侍幸有娣姒養無悲也復絕食越二日其姑故難之曰爾父母家不越二百里若不候面訣或有言奈何婦曰然可急迎之然終不食惟日飲清米湯一匙謂可延旦夕候父母至迨十二日其父母遣幼弟至婦曰是卽可白吾志自是滴水不入口姑向之泣則曰未亡人若再嫁則當哭此好事耳何哭徐簡奩中簪珥令變易備後事以其餘給散家人并鄰嫗之曾過問者復自卜曰十八九日皆良吾當逝向曾封肉二片救夫夫不可救尙以石灰養之牀頭死後可入歛以示全

歸遂死

錢少宗伯謙益聲氣宿望虛譽隆赫時周少宗伯延儒

爲上所眷注阻之令不得列名於枚卜延儒請之瞿給

諫式耜

萬厯丙辰常熟人

式耜厲聲拒之適溫宗伯體仁亦以

沈故輔一貫

隆慶戊辰四明人

門人爲時望所擯每立朝無敢

與言者而資俸久在謙益上亦不與名於是體仁延儒

交遂合始有召對錢千秋之事謙益等又欲攻去周輔

道登

萬厯戊戌吳江人

故道登亦從中主持當召對時體仁應

答如流而謙益噤不能言上命錦衣衛拿謙益下猶相

顧不敢致上益怒故謙益卒不勝

嘉興縣庠生李夢康幼女四歲喪母撫尸慟絕絕而甦

事後母以孝謹聞父食貧女獨勤紡績供父或慕而求字因詢父曰世何謂賢父曰善事舅姑爾女曰舍已親事他人親以此謂賢實非兒願且我母早逝烹飪非伯兄事父休矣因哭拜力謝父亦感泣及笄愈貞不字之心父悲其志不强奪也父嘗病女禱天請代煮藥庭中有青鳥啣一朱實墜藥鎗中服之即愈崇禎二年六月朔女疾作自知不起抱父號泣以不克終養爲恨一慟遂絕

郝景春

萬縣王子江都舉人

官房縣令張獻忠既就撫復叛來攻

房城不用力者手刃之景春亦懸錢立賞格曰擊中一賊賞錢一千獻忠有花馬甚愛出則常騎亦爲礮擊死

其徒死者甚眾獻忠將退指揮張三錫以繩引賊入城
城遂破降賊張大經百計說景春降不從呼其子鳴鸞
至謂之曰男子不幸至此惟一死耳又以手畫頸曰此
其甚痛耶乃與鳴鸞及僕陳宜往見獻忠不屈獻忠指
大經曰彼九省監軍道如何恭謹汝一知縣敢爾景春
曰彼已降賊不值一錢吾豈效彼者乃殺一丞以懼之
罵如故獻忠與大經怒命曳出猶罵大經不絕口遂見
殺鳴鸞撫父尸大呼曰死賊何不殺我遂與陳宜同遇
害事聞贈太僕寺少卿

鄭輔以偉

萬曆辛丑
上饒人

喜讀書而票擬非所長疏有何況

二字誤以爲人名也票云何況着按撫提問上駁改乃

悟由是有館員須歷推知之諭又一日擬票懸筆不能
下周輔延儒等哂之以偉歎曰吾富於萬卷而窘於數
行致爲後生所藐遂挂冠後竟卒於京

吳侍御姓辛未按秦一以察吏安民稽覈功罪激勵將
士討賊爲務凡巡方舊套審錄拿訪等俱停守令賢否
卽以城守堅完盜賊不犯境民獲安堵者爲最故按秦
二十閱月賊未過西安漢中一步

曹總兵文詔與洪總督承疇

萬曆丙辰南安人

不協吳直指姓

曾問文詔曰制府素稱得將士心而不能將將軍何也
文詔曰制府爲人煦煦小仁御士以詐無雄畧英斷可
遇小敵不可遇大敵文詔從征數年頗有功而幕下將

吏不聞薦錄一人此騏驥困於鹽車仰天長鳴者也姓
爲疏題部下有功者請部加銜文詔甚感之故後撫晉
時大得其用

鄭庶常鄭入京以溫輔體仁異調恐阻已入館逢人肆
詬謂吾必糾體仁然特以恐嚇爲脅制耳實無意糾也
體仁知之遂爲先發制人計而茂倫詞臣之疏出

禮科房之騏

崇禎戊辰
東明人

父楠

萬厯
辛丑

溫輔體仁本房門生

也之騏以國博改給諫實體仁力已復糾體仁以附聲
氣噫寧吾爲逢蒙自負其師耳後兩仕清尋革職

宋給諫學顯以聲氣自雄田太宰維嘉與牴牾一日學
顯以書干選郎維嘉得之遂例轉時學顯方揚揚謁客

忽數朝士擁馬首曰高升矣學顯嘖嘖不平維嘉揚言將以私書入告遂悒悒出都

田戚畹弘遇

田妃父

所爲不法人爭鼓訟御史臺以法繩

之貴妃脫簪求解上怒曰祖宗法不可私擯居別宮久之周后召至看花乃承恩如故

上重太宰之選召內閣五府九卿科道等官命各舉所知張少宰捷云諸臣黨同伐異一切把持臣所舉皆所不喜盧吏垣兆龍

天啟壬戌兆山人

曰科道例不薦舉惟舉有

不當者方行糾參上然其言命吏部先舉捷因舉唐世

濟呂純如諸臣皆各有所舉上問世濟何如人溫輔體

仁錢輔士升

萬曆丙辰狀元嘉善人

王輔應熊皆極譽之上曰呂

純如係逆案不可開端於是兆龍首糾之而姜給諫應

甲孫給諫晉言尤力張侍御三謨

天啟壬戌太原人

金侍御光

辰等繼之獨河南道盧元賓不言捷再言純如才若用之不效願與同罪上曰旣絀逆案不用也罷初召對諸臣傳聞閣部同心且有大力者爲之內援純如之用聖意已決故皆蓄縮不敢言賴上片言而定諸臣方敢繼其後然純如無頌忠賢疏逆案指爲有頌誤也

上以山西大同宣府等處失機罷督撫罪之命會推代者張少宰捷出諸袖中曰山西巡撫已有人矣眾問之以吳侍御姓對眾爲不平爭論久之捷竟以姓奏上召姓問何以撫山西對曰禦敵當禦之邊外若大同宣府

不能遏其入口山西豈遽能驅之出口乎然其入邊尙在一二年後猶可預爲修備今流賊遍滿內地郡縣爲墟此國家腹心元氣之病不可不速爲撲滅山西逼近京畿關係尤大兼陳殲渠散黨防河用將申嚴紀律諸事上傾聽久之是晚命下

孫給諫承澤入垣諸疏中立無所依附當事者欲以年例處之疏糾蔡少司寇奕琛乃得免自此以聲氣推上篤好文學勵精求治嘗因講席咨問春秋傳義左右陳說無稱旨者或薦文翰林震孟特賜燕對震孟援引侃侃上嘉悅之

吳給諫麟徵生平不受人意旨言事與文翰林震孟交

密震孟以劾潤州張某奏稿諷麟徵上之麟徵謝曰非時政所亟也震孟雖鞅鞅去而心敬之

文翰林震孟一日入講上加足於膝遇講中有云爲人上者可不敬哉震孟重言之上爲竦然及入閣頗疎脫曾擬票某本不決密遣僕持疏送姚給諫思孝代擬時思孝與溫輔體仁左大驚曰若洩禍立至矣謝遣之此思孝親爲予言者

蔣少宗伯德璟留心國計將各邊餉冊細加剔釐計祖制九邊及先後增設東西二協昌通津登保五處共十六鎮一切新舊練三餉兵馬及屯鹽民運漕糧馬價各項原額現額苦心編纂而諸形勢要害及近邊部落今

昔疏義有可采者亦附見焉合爲總冊分爲各鎮名曰
備邊御覽冊先進總冊次進備邊撫賞一本三進薊密
山永一本薊永三衛考一本昌平鎮一本守邊乞賞各
部落一本又將各邊十六鎮新舊兵馬屯鹽民運京運
漕糧三餉本折及兵馬價各項括其大綱以便稽核名
曰御覽簡明冊一本又進九邊十六鎮兵餉總冊二本
御覽簡明冊二本薊州鎮兵餉原額二本新設中協薊
州鎮一本東協山永鎮一本西協密雲鎮一本大寧三
衛考一本附戚繼光登州衛人口外山川圖大寧哨撥
歷朝經歷及朶顏福餘泰寧支派恢復大寧諸疏議新
設昌平鎮二本附諸陵形勢歷朝謁陵事宜新設通州

鎮一本新設天津鎮一本附二鎮漕河水利眞保鎮二
本新設登萊鎮二本附膠萊河養魚池考海運考毛文
龍至黃蜚始末考新設關外寧遠鎮二本附建州始末
考二本山西鎮一本宣府鎮一本大同鎮一本守邊賞
彝考二本附隆慶以來順義款貢始末陝西固原鎮一
本延綏鎮一本寧夏鎮一本甘肅鎮一本附河套考大
同叛兵考寘鐫考元昊考哈密諸番考其進冊時在入
閣後

文輔震孟入閣時溫輔體仁久居首席每票擬必商之
震孟有改必從震孟密語諸同志曰溫公虛懷乃爾何
云奸何輔吾騶萬曆乙未香山人曰是人伏機甚深何可信震

孟不爲意越十餘日體仁窺其疎脫凡震孟票擬竟發
改震孟堅不從徑抹去之震孟怒拍案大呼以諸疏擲
體仁前體仁亦不顧未幾許給諫書卿爲謝冢宰陞所
糾體仁擬旨爲民震孟力爭之不得曰科道爲民非天
下美事體仁奏其語遂罷震孟每語諸同志曰諸君子
見予當國放膽作事無復前者兢業遂爲奸輔所窺乘
機相中先是周輔延儒被糾將去國體仁與閔冢宰洪
學萬鳳戌戌烏程人深談厯指某疏比某疏尤甚笑聲徹外後
浪催前浪其相嫉固然也

許侍御自表糾溫輔體仁疏項翰林煜所授也煜以自
表由明經拔上所注意雖糾必不處竟鰲級調用

體仁長於心計凡閤中票擬每遇刑名錢糧名姓之繁多頭緒之勞錯皆相顧攢眉獨體仁一覽便了從不以舛誤駁改故諸輔亦服其敏練但存心過刻伏機甚深又不敢批逆鱗其大病也

張給諫焜芳

崇禎戊辰山陰人

糾史問少莖

天啟壬戌清苑人

單款揚

州同袍鄭元勳所授也莖巡鹽狼籍多在揚郡故元勳知之甚詳然莖繫獄後母死不得歸號泣不輟頗有憐之者

吳輔姓在晉嘗語諸將曰予在行閒久知兵事好還賊焚掠害民卽殺之千萬有功無罪若無辜脅從卽殺一二亦有罪無功且我縱軍士濫殺上天或假手賊以致

喪敗諸將惻然姓乃製白旗二面每出陣令脅從老幼婦女降者跪伏旗下一散其黨俾得直前殺賊一全活無辜使有更生之望

河南流賊張甚謀欲渡晉吳輔姓請旨移駐河上督兵防禦往時撫院移鎮皆遠坐郡縣將吏得逍遙河上姓駐禹廟坐臥處韓城諸山村粲然在目分列軍士倚山爲壘多置火礮無事則鑿冰有警則伏銳以待臘月望後賊掠韓城諸山村火照壁壘間未幾逼河爭道相持旬日矢石交發賊不敢近除夜姓語中軍曰年節恐軍士酣飲離伍爲賊所窺此數日夜更宜嚴惕賊果是夜呼噪至官軍寂然旣近發礮擊之傷者甚眾至明乃止

次日賊遍滿山谷終不得渡以丙子正月三日漸徙而南入豫姓不解衣帶者半月

吳撫姓親詣雁門一帶邊堡閱從前敵兵出入處各堡廢弛無一勁卒壯馬可禦敵者邊牆尙不及環堵土垣器仗朽敝僅火器存焉將吏云自俺答受款後人不復整理六七十年矣設邊原防西虜豈料東人千里外入犯乎姓乃繪圖列所應修治增設堡墩臺牆上聞委廉能官督各郡縣丁壯葺治之又察往日管修各弁侵冒狀嚴懲之立限完工半年而邊隘可守

山西饑吳撫姓疏聞中使賫金至語姓曰上覽公疏諭各宮曰山西饑荒人相食撫臣疏到矣各捐所有往賑

之一日得三萬卽刻差遣上留心民瘼如此牲不覺泣
下卽約巡按同中使馳赴平陽察賑賑畢大雨是秋熟
乙亥戶部議稅閒架雖比唐法稍輕而擾民賈怨則均
吳撫姓具疏援陸贄諫唐德宗事內云陛下投珠抵璧
上希堯舜當事者固不當以德宗敝政進而諸臣中無
一陸贄臣深以爲恥願概賜停止非獨爲三晉災民請
命已也不報

乙亥山西提學袁繼成以名教爲己任操履嶠然課士
公明吳撫姓因明旨有提學官三年清公有望者閒擢
五品京堂以示優異乃具疏薦之而張巡按孫振批遺
才諸生狀令送入場繼成曰本道事何以按院批狀行

平嚴斥諸生孫振怒具疏參論捏諸贓款汙曠之奉旨革職解京究問且謂撫臣何得濫薦着自行回奏孫振密令一司李謁姓云回奏疏畧自引咎渠與烏程相公相知不過降級耳姓曰皇天白日可令姓賣繼咸以欺君父乎遂直陳按臣徇私屬託繼咸抗直不阿狀孫振恨益深

甲戌之春上御殿謂羣臣曰今天下有事用人方急在廷諸臣其各舉所知溫輔體仁先對曰臣等名忝政府不宜以汲引自私若皇上下詢省掖近臣何患無賢上顧六垣無應者獨吳給諫麟徵出對曰臣所見與輔臣異竊謂薦賢正輔臣事宜開問延士持吐握之誠薦達

疏遠備皇上任使若有不當則諫官循名責實糾彈隨其後雖閹臣無能顛倒邪正若令糾彈之臣雜主任使則國家論列長短屬之何人上曰善

喬侍御可聘巡按兩浙時吳下諸公皆欲重蔡少司寇奕琛受賄罪託嘉興史司李德翼言於可聘而錢少宗伯謙益爲最可聘心無適莫正色拒之謙益等遂以爲黨邪叛正且尤及吳侍御姓謂姓乃可聘兒女戚何不致一言及南渡後薦奕琛者又謙益也

上因遼事倥偬思故寧遠伯李成梁舊功特宣詔赦其子如楨於獄時如楨坐楊經畧鎬失事繫獄久矣清晨抵家叩門而入家人以爲鬼皆驚呼已知其故乃相持

感泣

甲戌河南孟縣民孫光顯舊阡在河陽驛之東偏塋中有蔓草俗名野葡萄滋蔓長丈許入夏枝節間忽抽新條條列萬狀有美人者達官者爲龍爲鳳爲麟爲龜爲雀爲魚爲蟬爲蛇爲孔雀爲鼠又有鸚鵡棲於架架上蓋蓋中有粒鳳則苞羽具五彩美人上衣下裳裳白衣黃面上依稀似粉黛蓋翳霧所就也凡人閒物象種種咸備獨無器用之具耳至布置點染宛肖生動雖善繪者猶失其巧連陌王秀才及黨氏塋所產俱同三氏外則無有卽一枝出三氏塋外者其上卽無有曹副使應秋聞之急使人往取已爲好事者採盡有人親往得

三美人一鸚鵡一鳳者故述此三物尤悉此異宜聞於朝縣令以葵草不久遂寢

壬午秋甘肅巡按奏田間蝦蟇皆生鼠食稼殆盡

予爲寧波司李謁嘉興守道晏大參日啟

萬曆癸丑新喻人偶

語及洪總督承疇日啟曰做門人往司李興化所取初謁時視其少雋甚喜然某蹭蹬宦途幾十餘載不識何故鴻音永絕予曰有嫌否曰無今追憶其言良可味也浙江郭直指鉞復命病甚所上疏俱不能自簡內皇上敕下誤書皇下敕上上怒加二大義後降調或曰此亦不祥語也

高侍御欽舜

天啟壬戌嘉興人

張侍御養

萬曆丙辰榆夫人

巡鹽兩淮

養甚憤憤欽舜則舳舨相銜載歸貨不絕爲內臣楊顯名所糾皆被逮一日刑部某主政過予言二人罪皆辟予慘然某主政問故予曰張過及秋刑欽舜欲求先死賂獄官前其名決訖忽訛唱停刑養以下諸犯皆免時上雖謫監刑御史而究不殺養也

己巳永平樂亭縣被寇其鄉民家蓄一犬主被殺犬護之不去後鄉人逃難者歸見眾犬伺尸欲食一犬橫阻其中則其主尸也歸者咸義之糾鄉人埋其主犬自穴於塚旁入其中不移趾死土人爲立義犬亭云此同年成樞曹德爲予言者德後殉闕賊難

北兵破汶上縣驅一婦上馬誓死不從強迫之上復大

罵投地遂被殺以血書片瓦置其懷中云此婦可風惜
忘其姓此予過汶上土人所言

唐少司馬世濟素服霍司馬維華才家居時言及維華
錮逆案輒悞悵不已及起任總憲遂以邊才薦開送吏
部時維華戍徐州每對人言己旦晚必用及聞世濟被
糾下獄快快卒

崇禎中有人詣通政司投疏謂年號崇字宜用古字作
密蓋以山壓宗不安若宗廟安於泰山則吉徵也通政
司怪其誕屏弗奏

辛巳八月上視學行釋菜禮幸彝倫堂祭酒司業以次
坐講畢駕閱城東北角樓樓新報落成也兵部堂上官

得騎馬護駕上御角樓賜護駕各官瓜果輔臣等同入
謝上諭輔臣曰大儒周二程張朱邵六子有功聖道與
從祀諸賢不同宜議優崇卿等傳於禮部吳少司馬銓
退而具表章真儒疏請命詞臣輯正六子全書頒之學
宮報可

吳少司馬銓在部以衛所各官承襲冒濫簡故牒大率
皆靖難功而開國者百不一二靖難視開國何如而濫
敘若是豈開國諸衛所軍皆從北征事後經誅奪歟漢
諸侯王以酎金色輕惡除者百餘卽開國侯伯昆在存
襲者幾人而衛所各官傳襲二百五十年不絕祖父有
罪子弟仍襲爲幼者優給卽嗣絕者亦得旁引不可知

之族姓貧緣冒官徒糜俸銀濫名器可歎也

辛巳冬山東盜復劇請兵上命發京營五千往因召對上曰近日練兵何如吳少司馬姓對曰練兵必先選將將得其人兵自可練今京營諸將皆循資敘遷非有拔自行伍擢自功級者今發不練之兵靖方張之寇萬一不備有傷重威時提督太監王德化亦奏言京營馬匹不滿萬又多瘦弱不便發勦語未畢上目攝之曰此非爾奏事處德化惶懼而退是晚上手諭下閣罷提督止發兵三千命內員督勦竟無功

壬午四月召對上欲於京營選五萬戰兵而汰老弱何以使選者精汰者不譁吳少司馬姓曰汰老弱卽在練

精壯中京營原募邊勇營一萬二千專練騎射月支米一石鹽菜銀一兩又有壯丁營專練火器者三萬月支米一石銀六錢餘皆月支一石無鹽菜也近日驗之皆與散兵無異臣責各將領曰糧分厚薄而兵無強壯何以服眾軍士今後行分練法各將領日揀騎射火器精熟而力舉三百斤以外者另列名籍旬日呈總協合操之如式者散兵拔爲邊勇下則邊勇降爲散兵壯丁亦然老弱不堪者革退另選精勇者補伍行之數月選練者十之一二汰去者亦十之二三此法常行軍士皆鼓勵練習以圖厚糈而被汰者亦無怨革弊當以漸不可使知有汰兵之意上曰然又問當另立戰營得堪戰者

五萬否姓對曰京營設兵原期人人堪戰因承平日久
不見戰陣前者發兵勦賊皆沿途無籍游棍代頂將領
利於扣糧游棍利於攫搶飾敗爲功冒功濫賞歸營則
大軍依舊充伍積弊已久今依臣練法要在選將有戰
將自有戰兵五萬亦不爲難但法須易簡事忌紛更不
必另立戰營也上諭兵部曰協理說得是卿速選將不
可悠忽又諭姓曰還具疏條陳來看賜果餅拜謝而出
鞏駙馬永固光宗婿上疏請補建文謚上與諸輔臣議
皆憊憊吳姓更奏曰建文無過上曰不然渠變祖制戕
親藩皆過也又曰此事列聖皆未行朕可行否旣而曰
畢竟是一家會兵事迫遂已

黃翰林道周每具疏皆手書上聞從不倩筆及廷杖下獄猶手書孝經解百本序贊無一重者每本售銀一兩人爭市之以爲家珍其繼夫人蔡氏名玉卿字獨石並工詩文亦善書與黃公無別

楊翰林廷麟以刻楊內閣嗣昌改兵部主政爲盧督師象昇贊畫同籍屠翰林象美自負知兵爲募烏合百餘人指麾操演旬餘方行至蘆溝橋望前途塵起訛傳敵兵至皆奔散惟存廷麟子身而已

丙子五月詹侍御爾選上輔臣以去明心疏言甚切直上怒召對辭色俱厲爾選應對無所屈上問如何是苟且爾選曰卽捐助一事也是苟且侃侃數千言且云臣

死不足惜皇上幸聽臣言固可爲今日之用卽不聽臣言亦可留爲後日之思上益怒輔臣申救良久命錦衣繫之朝房翌日旨下都察院議處僅降調

崇禎時誤國輔臣皆指周延儒溫體仁誤國樞臣皆指楊嗣昌陳新甲然歷數前後輔樞其智畧優長又推四人最蓋將相乏才故眾口所詆猶居然冠軍此國事所以不支也

戊寅四月六月八月皆有火藥之變而四月爲盛石板平起空中人家醬甌或移寔屋脊而醬不傾騎驢過者人驢俱在空中驢腹腸潰破而人徐墮地無恙

中貴有玉犀帶而無金銀花素之制其玉犀亦非品級

所宜得但因貴幸而賞之耳累朝相沿已爲定制上於
辛巳創爲定品乃自花金以至光銀等帶皆有之又爲
定補服斗牛飛魚而下以各色異獸分品

鳳陽總督楊一鵬

萬縣庚戌
岳州衛人

初司李蜀中上峨嵋見一

僧結跏趺殿上與佛並坐一鵬異之往問訊僧曰子非
孩時不呱不泣者耶一鵬生時實有此事大驚執弟子
禮兼詢終身事則云我鳳陽人汝六十時當與汝相見
遂別及爲總督已二十餘年於甲戌九月間有人夜擊
鼓如警報狀亟取入則內有詩七章僅傳其五云謫向
人間僅一週而今限滿恐難留清虛有約無相負好覓
當年范蠡舟業風吹破進賢冠生死關頭着脚難六百

年亦今一遇莫將大事等閑看浪遊生死豈男兒教外
眞傳別有師富貴神仙今兩得尙牽縲鎖是狂癡難將
麟玉拒無常勳業終歸土一方欲問後來神妙處碧天
齊擁紫金光顏來法旨不容違仙律森嚴敢洩機楚水
吳山相共聚與君同跨片雲飛細閱之乃向所遇峨嵋
僧遣徒遠貽諷其歸隱也一鵬不能決但命贈其徒路
資笑曰何以金爲揮手去未幾以流賊掘皇陵逮誅赴
市日惟仰天歎曰好師父好師父至定辟乃紀刑曹克
家主筆克家引盜陵樹律有雖無其盜之情云云似屬
牽合而一鵬求稍緩以待聖怒之解克家不從爰書不
三日上遂立決後克家疽發於背一鵬晝現以手撲之

遂潰爛死

張司馬鳳翼

萬厯癸丑振武衛人天啟乙丑科有張遭鳳翼山東堂邑人官工部尚書當非此

丙子之變自請以身當之先是以舊司馬梁廷棟萬厯

鳳陵

爲總督廷棟由南至鳳翼自京出北兵至雄縣乃

返徧蹂躪輔破數十城二人俱尾其後北兵將出乃斫大樹白而書曰各官免送所在有之二人度北兵出且罹重罪日服大黃取瀉北兵以八月二十九日出口鳳翼以九月初一日卒又數日廷棟亦卒

楊司馬嗣昌奏以秦督洪司馬承疇兼勦務而用粵撫熊中丞文燦爲總理以十撫分爲四正六隅刻期合勦計兵十二萬馬三之步七之勦餉加派民閒者至二百

八十萬兵合後期以百日勦賊無遺否則按汎守行軍法且令各撫不必更調兵卽用郡邑民兵往秦督孫中丞傳庭移書爭之謂用多不用精無益且蹶況民力已竭不堪重困今但選關寧精銳馬兵八千屬僕及督理分將之同心殫力惟賊是求不數月可盡何用爾爾夫爾爾必不盡也嗣昌不從卒無功

總理熊中丞文燦所勦豫寇老獍獍混十萬等凡十三股聚屯穀函間聯營數十里文燦尾其後招使降賊佯與應多所要挾秦督孫中丞傳庭曰天下之寇盡此我擊其西總理擊其東不降則滅此賊滅張獻忠雖據穀城不敢獨反因提兵出潼關擊賊屢敗之賊以文燦手

諭上傳庭曰旦暮卽降傳庭曰爾曹就總理講而日肆屠掠僞也明日復進兵擊之行不數里得文燦檄若爲飭諭有司者謂吾功已成無妬功而害其成傳庭不得已旋師賊迄不就撫遂窺商維南入於楚

仇少司馬維楨出鎮通州到任後疏稱通州內瑯守禦之能金侍御光辰論之謂其不思自樹巧借內援資備極當召對平臺上怒甚曰維楨方至通州亦須讓他展布爾便借題沽名會天大雨雷震因而霽威

總理淮鹽楊內監顯名治衙宇於揚郡內起高樓落成日梁直指雲構自泗州置扁如樓之廣大善迎恩樓字加以采繪鼓吹導至懸馬雲構弘光時爲少司馬後降

北與其子銓曹羽明俱爲顯官媚璫與媚敵一道也

王給諫都

天啟壬戌金壇人直滄州人未考何官

天啟乙丑科有王都北

王都官太常寺卿

被閹刑夾考選時吏部擬授南道御

昇至家卽死未知卽是人歟

筆改北及沈兵曹迅以條陳邊務特改兵科都語之曰

舉朝受皇上特恩者不止我二臣當思負皇上特恩者

恐又添此二臣迅爲悚然

江西解巡撫學龍以翰林黃道周夙望爲所屬幕官隨

例薦舉若閣中如舊例止批該部知道上置弗覽矣魏

輔照乘

萬厯丙辰滑縣人

不悅道周批解學龍不得濫薦且有

挑激語上覽之遂并逮

庚辰三月之望上御皇極殿策會試中式舉人乘步輦

降殿階周視距諸士几案咫尺天顏霽悅已親閱試策
諭禮部傳臚展期二日十九日黎明傳旨召貢士中使
出執一名冊傳呼黃雲師等四十人進至文華門外午
餘上御殿召問減敵雪恥一事中使傳御題十幅每幅
四人共閱閱畢以次跪對上注聽甚殷執筆親錄數語
或有名上註圈點者天顏睟穆任人數陳二十日卯刻
臚傳訖亭午吏部接出上諭以趙玉森無錫人姚宗衡歙縣人
劉瑄澧州人孫一脈沂州人嚴似祖昆明人五名授翰林黃
雲師德化人周正儒宜興人宣國柱懷寧人胡周蕭長洲人李如
璧華陽人五名授科馮垣登新建人陳純德零陵人陳羽白靖南人
魏景琦永城人吳邦臣紹興人五名授御史餘董國祥安平人

人顏輝懷寧人等授吏兵二部有差後殉國難者止純德一人正儒邦臣皆於順治朝以薦起送

薛輔國觀既逮到不下獄自分必不死宴處城外爲理裝計及黃夜詔到猶鼾睡家人喚醒云外有衣紅銜詔者國觀始蹙然興曰吾死矣倉卒覓小帽不得裂蒼頭帽代之宣讀畢以首頓地泣曰皇上何處臣若此徒欲籍沒臣家不知臣貧耳又呼吳銓曹昌時名詈曰吾死必不置爾遂就縊

自溫輔體仁歸輔臣始用外官如張輔志發

萬曆辛丑
淄川人

程輔國祥

萬曆甲辰
上元人

楊輔嗣昌蔡輔國用范輔汝粹

萬曆

己未黃

縣人謝輔陞等然自嗣昌外罕當上意者辛巳薛罷

楊死起周輔延儒賀輔逢聖用之逢聖清謹延儒警敏
延儒北行家眾相隨舳艫銜尾拜塵者櫛比逢聖以次
輔不敢先一輕舟隔數程踵後人無知者識者謂延儒
酬接太濫異日臨事徇法則賈怨徇人則失己二者之
咎必居其一矣

周輔延儒至京陛見上甚禮之賜宴上親作主退入宮
欣欣色喜曰還是他故當時所請如蠲逋緩刑起廢罷
廠衛罷京營提督內臣無不允且清獄亦命延儒而一
時逮繫如侯司農恂孫總督傳庭胥得出獄且以贖罪
各握兵權

長至上親郊傳聞天壇旗竿一絨繩價八百金上雖躬

行節儉而鼠雀於內豎者亦不能盡革

流賊張獻忠嗜殺每破一城則遣一隊往屠如有子遺則一隊盡戮間有赦而不殺者必斷其右手或以左手進則兩手並斷又不許賊營蓄女子其破楚省時驅婦女數千悉擁納江流兩岸泊尸如疊又喜嗜人肉每立其人於前面割而炙之一舉數鬻又破黃州時折其城役及女子指甲盡落血橫流折罷仍壓之

山東賊李青山據梁山泊諸生王某爲謀主分遣其眾據八閘梗運道周輔延儒北上二賊以門生名刺來謁眾驚怖延儒命入見兩賊自云非敢爲亂以護漕耳延儒曰如漕粟無梗無失當言之朝授汝官以衛漕船及

歲終青山塞安山開鑿河十里通梁山驅漕舟并繫漕
卒去焚掠近臨清意在脅招張漕督國維懼適內臣劉
元斌率勦寇京軍還合鎮兵擊之誘青山降執送京師
獻俘上率太子永定二王御門受之凡三十餘人貨一
人磔青山及王餘斬首方縛付西市眾賊云許我做官
乃縛我耶至市青山奮起所縛之椿立拔王詬罵當事
負約死乃絕聲

大凌失後關外所恃八城已巳北兵屯義州勢將持久
蠶食關外時祖總兵大壽駐錦州失大凌時嘗降北其
心不可知洪蘄督承疇乃自將兵駐寧遠名援之實制
之脫錦州失尤得以已當一面耳時北敵四王子困松

杏糧將竭聞承疇將至初亦失色候騎報云督師兵距城五十里而屯四王子指天而喜曰吾事濟矣彼提重兵來援不望城疾趨有懼我心懼則怯怯可破也遂分兵繞出督師後鈔其糧運阻其聲援祖洪遂成孤懸朝議救之陳司馬新甲調五鎮兵十五萬出關張樞曹若騏以祿少爲監督至關餉部計兵予餉大率千兵可得六百尙雜老稚餉部以人數不足減其餉將領復於六分中汰其小半實出關八萬餘至乳尖山北兵以三千踞其上若騏乘五鎮兵多進擊遂拔其寨無何北兵大至若騏議依寧遠城拒之至城承疇曰寧遠城小而固猶可堅守若頓兵城下責餉城中不旬月糧盡有俱斃

耳眾速還於是大同王總兵樸卽以兵宵遁北兵已於所還道掘成三大塹軍士有脫衣甲委器械度者昏夜傾跌蹂踐死者已眾既歷三塹北兵以鐵騎四馳我兵力疲隊亂遂大潰惟所斬殺若騏上海舟得免樸等五將各還鎮上疏待罪所攜盔甲兵仗火器銀米車馬不可勝計悉以資敵北兵因我糧械坐困寧錦於是款議陰起

周輔延儒初入同直賀輔逢聖廉愼而短才謝輔陞清執有擔荷而深刻不爲眾所附形以延儒固敏其短才深刻益著然以兩人在旁延儒終有所顧忌門人在都者諫垣有章都諫正宸沈給諫肩培沈給諫迅迅爲楊

輔嗣昌所汲引故延儒不甚洽正宸矯矯不肯依人脣
培善避形迹未有以賄賂干者故一時有譽無毀

江宣撫禹緒

崇禎辛未杞縣人

爲周輔延儒門生居官有煩言

陪推宣大總督章都諫正宸以爲不可李家宰日宣

萬曆

癸丑吉水人

承延儒意改正點用正宸疏劾日宣私易是未

嘗爲閣臣地也事幸寢後六月正宸坐繫人疑延儒修
郤云

起廢中除逆案封疆賊罪計典不與餘得察用金沙周
儀曹鑣以言事罷嘗有揭尼周輔延儒之出王銓部重
不知也延儒問重吾鄉舉廢當用誰重云無如周鑣延
儒默然鑣因所親謝過且認爲同宗故得起召延儒初

入用舍未違眾也如江陵令史元調

崇禎辛未金壇人

亦門生

欲起之因章都諫正宸於名下註鑽字亦止

黃侍御澍奉命賑河南遷延不行一日上召對澍娓娓有言上連聲曰住了又問命汝往河南何不速去澍曰無兵上曰賑濟焉用兵澍奏有賑金十萬無兵誰爲護致上命給以京營兵三千仍厲聲限汝三日去

周同袍正儀延儒弟其父彌留時曰當視如子故延儒

甚愛之及在京日出拜客路禮曹邁

崇禎甲戌宜興人

與正儀

爲兒女姻復爲招搖候選候考者多趨焉於是有以七千求詞林五千求科三千求道者邁尋改吏部

壬午考選各官辰入賜茶飯逼暮上出御中左門閣臣

亦几机坐旁人有名冊先令內臣傳策題御書也已以
次跪對名字有圈點者有書所對數語於名旁者有駁
者內馬令嘉植金令汝礪崇禎甲戌
仁和人敷對工雅張大行
法崇禎甲戌
羅山人高喊而不辨所言云何罷對漏已二下出
至午門令以所對補本進不得增減次日各封入更數
日得省十二人餘俱臺異數也

考選科道吏部都察院職掌也上疑徇私故戊寅考選
召對候考各官壬午復行之對畢鄭豕宰三俊劉總憲
宗周面奏凡人才品外覈官評內採輿論尙恐不確今
片畧天威之下有才品清卓而口訥亦有才品卑劣而
便佞者何以裁定流品且考選科道從來是部院職掌

如果徇私不當合加罪斥乃至勞陛下宵旰臣等爲溺職矣上不擇

臺省謝恩後類候閣周輔延儒諷以無及厥衛無及謝輔陞蓋延儒之入王內臣裕民有力其罷厥衛亦有力已以祖制并罷裕民所管京營裕民恚爲延儒所賣延儒亦懼爲中傷乃託所善董心葵調停陰還厥權相約不羅織士大夫猶懼諸新進言及復激其怒故云

上每次考選旨屢云何以無科貢蓋科貢所處之地疲瘠與考極難到者常少甲榜待之往往裘敝長安皆以爲謝輔陞所票恨之及謁陞語次云人主以不用聰明爲聰明皇上太用聰明又云款事諸君不必言皇上曾

於奉先殿祈籤聖意已決諸人方憤陞聞數語以爲誹
謗漏洩禁中語於是朱給諫徽啟端廖給諫國遴顯攻
之省中羣和禍幾不測周輔延儒周旋得罷職去

寧錦之潰北邊精銳幾盡而中州寇禍正張上意亦欲
以金帛姑緩北兵揣力平寇謝輔陞與陳司馬新甲主
之周輔延儒亦欲安享其成成則分功敗不及禍其不
欲去陞以此

周輔延儒靈穎善對嘗召對上云近日科道橫如楊枝
起一疏薦四十二人是用人不在銓部只在科道若楊
嗣昌溫體仁已物故薛國觀已賜死謝陞已處分何王
士禎疏又云四凶延儒云堯有四凶上色稍怡又云還

有馬嘉植都票來重處延儒云此皆新進外臣感特拔之恩有聞入告不覺過激若一經申飭自不敢妄言上曰卽擬一諭旨來延儒退擬一敕極口詆斥言官末云除已往不究三人遂免

凡考選矯矯者多入省茲選朱給諫徵博雅楊給諫枝

起廖給諫國遴姜給諫垞倪給諫仁禎

崇禎丁丑
蒲江人

方給

諫士亮光給諫時亨皆能建言然楊險廖橫倪陰狠皆濟以多欲方孤行一意姜質直而慙若論品方姜朱似勝姜於禮垣能論禁中頻事齋醮亦云敢言矣

方給諫士亮任兵垣極敢言薊督之裁咸慮北兵以偏師綴我而悉銳搗薊五鎮出關亦慮精銳盡餉而宣大

空虛士亮疏欲撤張督福臻萬曆癸丑倘如其言後來
遵化之失必且追咎得罪豈俟監軍時耶至欲用閩將
陳鵬爲操江一時勳臣以爲蔑祖制不願也

五鎮潰後朝中無言及寧錦者已聞寧錦失洪督承疇
執祖總兵大壽降曹總兵變蛟死塔山一城以不肯降
盡城自焚上臨軒垂泣云我不曾救得承疇敕建祠京
師贈卹從厚且令設壇擬往親祭今猶儼然也

陳司馬新甲才品心事與楊閣部嗣昌酷似嗣昌在樞
府牆子嶺失日上機宜以朝廷遙制軍中將從中旨事
機已變徒增擾亂耳嘗恨其作聰明誤國顏東撫繼祖
三旬六調疏其徵也及閱新甲所刊疏鋪張布置依然

一轍其陰主款同然亦有才能留心邊事者沈給諫迅請召對面詆之上曰令爾作新甲恐猶不如耳

大同王總兵樸賈莊之役託邊警還鎮致盧督師象昇兵單戰死及出援寧錦亦潰歸而洪督承疇遂敗初時各還鎮請罪知其爲負隅也不問後以樸倡逃罪重罷還京師及寧錦失逮問周輔延儒所哱董心葵者爲行金察臺省有欲言忱之曰首揆已許不死矣故罕言者上卒震怒令法司三日讞其獄卒棄市延儒不能救也中州頻失事臺省彈陳司馬新甲者蠅集上於措置兵機疏多云部科議了來說覆疏於本兵名後卽列兵垣兩少司馬不及不惟責科臣重亦所以息其後言也

嘗見聖諭下部科者黃楮長僅尺闊二尺餘界以墨印龍邊中押御寶色鮮潤其所諭用朱書疊疊數百言字皆行書甚雋逸凡下科疏類殊批日時以防壅遏多有子丑時者蓋批閱至丙夜不休也勤哉

中州警報頻至令兵部兵垣詣閣中會議諸臣相顧寂然良久周輔延儒云上令諸君議今無一言何以復命然竟無言者次日陳司馬新甲上疏科臣署名於後其言某府原有某兵某要害當參以某兵某兵單弱宜益以某兵紙上厯厯不殊聚米人皆服其才使其未死尙有可策

楊給諫枝起行文縱橫疏利以薦疏過濫責令回奏奏

上上披閱深賞其才惜有才而貪狡不善用才耳

周輔延儒熟於世故情面多而執持少賄來不逆賄款不責故門人親故自賄及爲人行賄不拒也或匿其二三或侵其四五不問也每自閣中退休朝房或私宅見客徹丙夜撫道府部多以賄遷利溥於人詎貽於己矧病且中於國乎

貨賄之風壬午春暮已甚一監司以五千金營邊撫疑其俸淺又益二千金卒得之一部郎謀浙海道議者云須五千金作事者靳之僅許三千金雖先獻半竟得一守而去令之俸足者得禮曹亦必二千兵曹亦必千金有營之銓曹爲出一缺而大力復搜去絕無無翼而飛者

修練儲備上催行下報復祇煩筆墨無實事也卽如鄉兵嘗過齊魯過客多索以衛行然華顛黃口鈍戟短棒無足恃也北趨未息肩南往復相迫不惟人無停趾且家得二三人方足備追呼時有請以江北班軍討賊張薊督福臻請以北直裒八府鄉兵備邊識者曰班軍赴工如入湯火今驅之干櫓何殊驅市人戰鄉兵雖日事奔走猶以暇服其田疇今遠去鄉土失其農業家口豈免飢寒且衣械道里之費責之本人或不給貼之鄰里則騷擾且赴邊不無水土之不習將領之朘剝恐內地有害於邊無益王給諫士鐸將言之爲吳廷尉履中所阻僅言鄉兵一節時部覆不可行上已批暫調竟於疏

中批免調

予同籍關少參永傑

崇禎辛未
鞏昌人

長身赤面極類民間所

畫關壯繆像自言實壯繆後已備兵中州竟殉流賊難
豈與壯繆相同皆宜以兵解耶

章都諫正宸掌吏垣時浙中新臺省有馬給諫嘉植倪
給諫仁禎曹侍御溶人稱鼎足然三人者或借之爲重
正宸未恃爲翼也

考選故有部屬有同知茲選俱省臺時謂一榜盡及第
而庸陋廁朝班矣上見其條奏多不堪且乙榜中有起
語用哉字者令王總憲道直考汰而一時以上言被誚
責及言不合時者俱關節求留道直分一等爲予實授

二等爲試御史再考定奪三等爲部屬

宋少司農之普比於薛輔國觀國觀死懼爲東林所斥薦錢宗伯謙益劉中丞宗周等以求容時章都諫正宸惡其反覆鈔參之上笑曰渠旣非彼家人徒取辱耳何以薦爲及南都覆之普請爲常州知府復入東林書院講學書院乃故高中丞攀龍萬厯己丑無錫人所建噫中丞恥之哉

金沙盛太學順嘗之浙王侍御章時令鄞縣干求不已乘章入棘假關節行騙及黃翰林道周被逮順出千金佐行一時推其義俠遂得置身縉紳間及周輔延儒內召丐札謁浙江熊撫軍奮渭萬厯丙辰商城人許以內轉命仁

和吳令培昌爲出營資奮渭因親禮之順遂藉其勢關
請兩浙監司所至倒屣皆愚以美轉亦各令其屬爲出
營資蓋挾上力以漁下借下力以媚上賢否差署皆一
手握定獲不勝計及奮渭得南少司馬人益信初夏攜
人營陞金及通候金數駝入京且公言此行當爲宋太
常攷取相攷父嘉湖道繼登萬厯甲辰萊陽人取京卿培昌取
科日奔走公卿間每入見延儒談幾竟夜識者曰此人
必爲首揆累而一時縉紳方藉以親延儒無拒之者

松山杏山繼寧錦失陷朝中有文武官各積米煤之議
未有知馬紹愉之往款者忽鈔傳紹愉塘報云見敵講
和好敵索金三十萬銀三百萬已許金一萬銀一百萬

兩敵尙不肯決要金十萬銀二百萬兩如不從卽發兵
爾家所失豈止此數外遍鈔傳而兵科未之見方兵垣
士亮疏劾本兵言各地塘報皆上聞後發科鈔傳今忽
有此報僞耶兵部不宜爲此眩惑人心眞耶則陳新甲
主和辱國時新甲與王司禮裕民昵士亮懼爲所中候
命數日鬚爲之白得旨下詰責本兵尋於馬給諫嘉植
糾疏中命議新甲罪下法司擬秋決上命改擬竟立決
以洩款故也

上與陳司馬新甲密議款邊手詔往返數十紙戒弗洩
忽一日報至新甲偶置案上其僕不知持授塘報官遂
鈔傳於外方給諫士亮得報遂疏劾上怒故新甲終以

此誅周輔延儒時爲首揆猶力救曰國法敵兵不薄城
不殺大司馬上曰連陷七親藩比薄城孰重竟誅

陳司馬新甲未下獄廖給諫國遴楊給諫枝起光給諫
時亨倪給諫仁禎倡議必殺之及下獄奔走於徐司寇
石騏言必不可殺者亦此四公蓋前之必殺以索賄後
之弗殺以賂入也省中之橫至此爲劇

劉內臣元斌嘗監京軍討賊過雄縣紀律頗嚴及還至
山東勦李青山王侍御孫蕃劾其淫掠旨下差官校拿
問此疏密封下科不鈔傳元斌疏辨孫蕃因攻王司禮
裕民云元斌爲裕民名下官裕民暗洩臣疏故元斌得按
款强辨不然本係密封下科未嘗鈔傳元斌何以知之

上以孫蕃能發奸進二級裕民亦下獄與元斌共棄市
或云裕民之死以比陳司馬新甲匿塘報上借事殺之
山永馬巡撫成名崇禎辛未起謫籍逢人談兵侃侃自
得然皆脣吻韜畧也成名復從與姻家潘僉憲永圖天
乙丑金以七千金自謫籍臘陞開府僅兩月以失事相
壇人乙丑牽入獄駢首西市

內閣嘗題陞姜少詹曰廣不下及召見時語次有言曰
廣相材者上曰嘗有稱曰廣爲清任和者朕謂此三字
亦難勝此後曰廣進講對朕輒悻悻豈休容大臣耶
每見考選諸君言及交際輒首同鄉大老他鄉不及焉
乃當日所號爲泰山北斗者月旦所在人爭趨之皆進

重贄亦無所辭則其平日之高聲價勤品題廣延攬亦
爲賄府也君子哉此陸友雲龍所目擊爲予言而歎者
駱金吾養性楚人嘗過王給諫士鏐士鏐言衛中冒濫
者多養性是之勸其上疏清汰或曰金吾勢如髮誠宜
加櫛顧此人非端人也若疏下俾掌印察核適爲開賄
門耳乃止

崇禎十年安慶生員蔣臣進皇明薦舉考張納言紹先
有薦舉考皆實訓諸書採集成帙事係陳言等語蓋條
陳之陳也時閣臣不解其義乃票云實訓稱係陳言殊
欠敬愼張紹先等着議處蓋認爲陳腐之陳矣傳者笑
之

三垣筆記附識上